

# 古宅



# 古宅

俞天白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王建国

古 宅  
Gu Zhai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2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10\frac{1}{4}$  插页 2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:001—6,000

---

ISBN 7-02-000172-6/I·173

书号 10019·4232 定价 2.15 元

## 目 录

古宅 .....	1
儿子 .....	109
屏 .....	181
木槿花又开了 .....	254
后记 .....	321

# 古宅

## 一 古宅之谜

我舅父高恺之是建筑师。他设计过许多民用或工业用的建筑，但他倾心的是中国古建筑，倾心到近于癫狂的程度。这不只因为他拥有一幢古宅听雨楼，而且他身上仿佛有心灵感应，使中国古建筑成了他灵魂的一部分。几件事至今留在我的脑子里。我小学毕业，去参加升学考试以后，天热，屋小，我便同幼时一样住到舅舅家来。听雨楼和中国所有传统建筑一样，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。天一落黑，在上海老城的这一角，便显得分外幽静。没有月亮，天上淡淡的云层把星光吞噬了，只有从墙外小巷里投进来的路灯灯光，把这片古宅的轮廓勾出一个大概。我和舅舅一家都睡得深沉。那时舅舅正是壮年，开始发胖，高高的身材显得有些魁伟。他的鼾声编进了我的梦境，我恍惚坐在汽车上爬坡，引擎呼噜噜、呼噜噜地叫唤个不停。呼噜声忽然断了。我被一声“有贼！”的吆喝惊醒了。吆喝声低沉，急促，有力。我一时辨不清东西南北，只见舅舅的身影往天井里扑去。慌乱间，我一时摸不着电灯开关，“啊啊”地嚷嚷着，懵懵懂懂地跟着扑出去，一连带翻了玉兰树下好多盆盆景。我以为为入侵者在天井里。只听极少开启的石库门门钮发出沉闷的一声响，手电筒青白的光圈里，有一条黑影，手一扬，“沙”的一下撒给我们一头一脸的灰

土！等我张开眼时，黑影早不见了，舅舅连连吐着口水，咒骂着，幸亏没有伤了眼睛。舅妈、表哥们都起床赶出来了。大厅、花厅、船厅、轿厅所有电灯都一一被开亮，一只只十五支光的灯泡，把朦胧的晕黄色灌满了整幢古宅。舅妈急忙检点大厅里清式的红木家具和用整块杏木制成的屏风；舅舅最关心的则是大厅梁柱上的木雕、花厅里花篮之类的雕饰。他随时备在枕边的手电筒，仿佛专为这一刻使用的。大厅斗拱、雀替上的花草虫鸟，花厅里悬式的透雕花篮，仍以它们柔和清晰的线条、别致的造型、庄重的神韵报告它们的平安。船厅门楣上牛郎织女之类的砖雕上，几缕蛛网，迎着晚风飘拂着，带着几分嘲弄主人过于操心的神气。但舅舅的警觉和操心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他到底在大厅避弄的左转角处发现三块砖头被撬开了，乌黑的泥土已给挖掘了一尺多深！同样的痕迹，在石库门阶沿的右侧也发现了一处。

来光顾的是一名挖掘宝藏的盗贼！

我与其说恐惧，不如说惊奇。我惊奇于居然有人认准这幢古宅里埋有金银财宝；我更惊奇于舅舅在睡梦中还睁着一只眼睛，张着一只耳朵，隔着高墙也能及时发现这些发横财来的梁上君子！真象舅妈说的，他五脏六腑都牵扯着听雨楼里的砖石！

这事过去四个寒暑。我已是高一学生，在光明中学就读。每天往返都经过上海博物馆。这幢巨大的建筑物颇有英国国会大厦的气势。高耸的钟楼式主楼却没有点宗教的神秘气氛，立面是桔红色的砖墙，构筑的形式和线条极其庄重。它岸然耸立之处，正在上海老城与现代繁华区域的分界线附近，颇有点以其博物之躯一肩挑起几个时代的样子。那年六月中旬，天气开始炎热，我经过大门前时，竟几次碰到我舅舅。早上他在等开门，中山装口袋里装着只小型的文件夹，两支削得尖尖的铅笔把左上方口

袋的钢笔插眼挤得紧紧的；下午则见他拖着疲乏的步子出门来。我问他来干什么，他总是笑了笑回答道：“有点事。你的功课怎么样啊？”如此邂逅有一个多月，我的好奇心给勾得浓浓的。我决定提早离校，买张门票进去看个究竟。找了好几个展览室，才在中国界画展览馆里找到了他。他站在一幅长卷前专心地临摹着。这画有三米多长，六十多厘米阔，绢本设色，有山，有水，有屋宇，有花草。舅舅细心地将它们一笔笔临摹到三十二开的纸页上。此刻他临的是内院门楼，门扇上的斗拱，竹丝墙门，没有点儿遗漏，也没有一笔不真切。天正炎热，那时博物馆还没有空调设备，展览厅里虽不十分闷热，但汗滴还是不断地从他的额上流淌下来。我不觉动了心，问道：“舅舅，你临它做什么，连环画报上多得很！”

他低声地答道：“你不懂。连环画报上都是随便画画的，和这界画不一样。界画懂吧？是中国画画科之一，是指那些以宫室、楼台、屋宇等建筑物为题材，用界笔直尺划线画出来的画，也叫‘宫室’或‘屋木’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我看你画过。”

他说：“对对，这是清朝界画名手袁江的作品，看见题词了吗？叫《东园胜概图》。画的是明代江南郊野园林，对研究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很有价值。你看看亭榭，看看这些楼阁，花草，木石，包括这门屋的斗拱！你要是拿明朝建筑理论家计成的《园冶》，李渔的《一家言》对照对照，没有一笔是随意画出来的！我要一小片一小片地描下来，再拼成全画。我已经临了两个多月了……”

我觉得舅舅太傻，就说：“你拍张照不行了吗？”

我的嗓眼太敞了。他朝我嘘了一下，指指门口“不准拍照”

的红字告示牌，说道：“轻点！轻点！我只能用这办法！反正我有时间，（我刚设计一个电厂工程，有四个月假期）。我打算再花一个月拼起来，然后写篇文章……”他忽然问我：“高中毕业以后你打算考哪科？能报考土木工程系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还没有想过呢！刚高一。”

“你要考土木工程系，搞中国古建筑研究！”他说，“你不懂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！我抽时间给你介绍介绍！”

从此他见了我便有意无意地、或多或少地唠叨中国传统建筑的迷人之处。可惜我的功课紧张，相见不多；他所关心的，离我关心的东西也实在太远了，到今天我也仅仅懂得一点儿皮毛，只知道舅舅对它迷恋绝非偶然。中国传统建筑艺术，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骄傲。中国地域广大，民族众多，物候悬殊很大，使这门艺术更显得多姿多采。比如在北京，因是封建古都，于是有严格区别内外、尊卑有序、讲究对称、内外隔绝、自有天地的四合院，在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，生活富裕、经济文化发达，于是有规模宏大、外围包绕以高大垣墙的楼房；在华北，在华南，在草原，都因气候和地理条件不同，而分别有窑洞，吊脚楼，“一颗印”，帐篷和“阿以旺”住宅。有高踞于巨大须弥座上的故宫三殿<sup>①</sup>的雄伟，也有象徽州、东阳重檐彩拱的住宅建筑的精巧；有莫高窟那样质朴庄严，也有苏州园林的玲珑秀丽。可以说，中国传统建筑不仅渗透了建筑时代的社会结构、官职体制、心理特征、审美习尚等时代风貌，而且凝集了我们民族土木、雕刻、园林、陶瓷乃至诗词、书画等技艺之大成，反映了我们文化艺术的水准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以钢架混凝土结构为主体的时代，建筑已发展到今天这

---

① 三殿，指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



个程度,在世界各种建筑式样杂陈的一些大都市,仍然有人要把中国古典建筑形式搬过去大赚其钱。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,不是建筑了一座宋城吗?硬是按照《清明上河图》复原建造的,据说游客如云;美国大都会艺术馆里有座“殿春簃”,仿的是明代苏州建筑,博得多少国际友人的彩声!在上海淀山湖,耗资数千万,仿造了一处“大观园”,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多少游客!它们固然能使游人沉浸到历史气氛中去,享受一下古人生活情趣,象饮食一样,有调调味口的功用,然而无论怎样都否认不了中国古典建筑自有其迷人之处。试想,要是宋城、殿春簃、大观园造得都象今天钢架混凝土结构这样的建筑,尽管是独院式的高级住宅或高层公寓住宅,谁愿意把大把大把的金币丢在那儿呢?

舅舅说得最多的,还是听雨楼。这是一片具有鲜明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宅,然而它却笼罩着迷一般的色彩。从我经历了翻墙进来盗掘金银财宝的事件以后,差不多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,这古宅早已不是昔日面目,迷一般的色彩却越来越浓了。从外面看,这是矮墙围护着的一片瓦房,层层向高处伸延,便见一堵高大得有点伟岸的粉墙。墙高三丈六尺。内行的人知道,这叫防火墙,多与山墙结合,筑成马头形的称为马头墙;筑成观音斗篷形的称为观音兜。墙里墙外是两个天地。墙外,进门头是几亩地大的空地,是花园旧址,然后是轿厅、大厅、花厅、船厅、膳房,如今都残破了,轿厅门窗破落,大厅梁柱倾斜,花厅已经没有了花篮和其他花饰,而船厅被改成了一间平房。大厅和高墙之间隔二米多宽的后沿,有门可通高墙之内,便是那晚我们打开过的石库门。那是真正的石库门!门扇不用铁皮包裹成朱门金钉,而是用大方砖拼成斜方格,成了名副其实的石门。它常年紧闭,出入是经膳房门前的侧门,但也不常开。那里面几乎是一个没

053241

有被外人洞察的天地。尽管舅舅绝不拒绝人们去作客，看过那二进二层木构架的楼房，观赏过门楣上细致的砖雕和天井里的花花草草，听过舅舅对堂屋里杏木屏风和香几的介绍，甚至欣赏过字画，走出高墙后，神秘色彩却丝毫不曾减少，或许更浓了。我是高家的嫡亲外甥，幼时曾在高墙内外生活过几年，知道这是明末清初的建筑，最早的主人是一品大官，官至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，这是住宅兼藏书楼的建筑，见过二进楼上“听雨楼”的匾额，便知是清初《四库全书》总纂陆锡熊的手迹。可是，我对它依然怀有谜一般的感受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自己这位亲娘舅也差不多成了谜了！

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原是破灭一切神秘角落的年月。可是，这场革命竟然使这儿的神秘色彩愈益浓厚了。这或许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。据说舅舅单位里那些造反队，也被红色风暴卷到这高墙里来了。他们抄了家谱、账册、字画，还有“听雨楼”匾额，便注意到石库门门楣上那精致的砖雕，说那里面一定藏有金银、地契甚至枪支弹药。“头头”下命令：立刻动手拆除。我舅舅突然站到了麻石阶沿上，雷暴也似地断喝道：

“慢着！我们先说定：若是真有你们说的那些东西，砍我脑袋；若是没有呢？砍谁的脑袋？！”

或许我舅舅在单位里安分守己地研究古建筑，从未发过脾气，臂佩造反队袖章的英雄们面面相觑了一阵，便丢下几句不失他们尊严，但又便于下台阶的话走了。嗣后把舅舅一家请了出去，封起了高墙内的一切，办了个“阶级教育展览会”，据说，这是有意保护的一种措施，但偷盗加破坏损失还是不少。

舅舅的原籍是福建，世祖随郑成功去台湾。所以只能算半个台湾人。乾隆年间，从事海上贸易的七世祖，才率领一支有十

艘“飘洋船”的巨大商船队，从台湾府大林边大仑嵌墩移居上海城。子孙们为了纪念世祖这一壮举，在“听雨楼”的紫檀木龕里，供奉过一尊泛槎立像。像高二十厘米左右，用黄杨木雕成。世祖穿戴的是明代衣冠，昂首站立在一只独木船上。船尾向上翘着，成老树杈枒模样，枒上挂着一函书套。独木船船舷上汹涌着波涛。雕刻的功夫极为细致，雕工具有明显的闽雕风格。立像的泛舟设计，意思极为明显：告诫儿孙，不要忘了航海起家的历史。船尾挂着一书函，和这幢住宅并藏书楼的设计也出于同一个生活追求。至于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和其他历史事件的瓜葛，一时无法考证，也就不了了之。按说，在今天男男女女都为搞活经济忙忙碌碌，对这幢古宅的神秘色彩，该从不了了之到完全遗忘才是。岂料，突然间又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。事情的起因，竟在舅舅要侵占着他住宅的单位统统搬出去，任何条件也不能通融，任何破房子他都不松手。今天，想靠拆除旧屋、迁离旧居改变居住条件的人，就和文革期间买把小提琴练一练，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样多。独有他，任何条件也不依。这种寸土必争固执得有些变态的举止，使原来淡下去的神秘色彩猛然增浓了，而且从高墙里面扩大到高墙外去了。议论纷纷，猜测种种，卷进去了不少人。给卷进去的外人当中，第一个便是我。

## 二 想揭开古宅秘密的男女们

我是工业建筑工程公司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师。和高恺之虽是甥舅关系，但他忙他的建筑，我教我的书，接触并不多。自从外祖父、外祖母在“文革”中先后去世，交往直落疏远，以每年一次春节拜年为限。虽然为一些非要办的事情打了几回交道，但

结局都不佳，有些事情所造成的后患，简直叫我怕见舅舅。可如今，又有人想把我往舅舅门里推了。

来人是玩具厂总务科科长毕成龙。

毕成龙是我高中同学。此人一向以“头子活”、门槛精出名，常会忽发奇想，奇到令人惊恐的程度。待人慷慨大方，豪爽得有侠士之风，可他自己很少掏腰包，总是往你手上送一把的同时，往他的口袋里抓了一把。送得大度，抓却不露丝毫痕迹，让被抓者服服贴贴甚至感激不尽。有时装得糊里糊涂，可心里早把旁人口袋里装的算得清清楚楚。他见人就熟，善于利用人际的各种因素，和各种人物打交道。我一向敬而远之。听说近年混得相当顺利，已经当上厂的总务科科长，而且有可能坐镇厂长室。

他来了，一路“伯母身体好吧”，“嫂子忙呀”，甜甜地招呼着，从拥挤的走廊上过来了。我想集中起高度的警觉接待他，但总是集中不起来。他见伏在桌上做功课的秋秋，跟我招呼都没有打，先塞给她两块奶油巧克力，外加一支日本产的彩色圆珠笔。然后才朝我似骂非骂地说一声：“你倒悠闲！”

我说“好几年不见，哪阵风吹来的呀”，忙着递烟倒茶的时候，他却满口叹起苦经和忙经来。忙扩大厂房，忙职工宿舍，忙这忙那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今天就为厂房的事来求老兄帮忙的。就是你舅舅那房子，请你去说个情，再让我们做几年仓库，催得别太紧——”

我这才知道舅舅眼下在忙什么。因说道：“不成不成！别的事还好商量，就这件事不成。要是我为这事去，一定挨他一顿训！——啊，你该知道的嘛！”

这是我与舅舅打交道结局不佳的重要事件。那年房管所动员私房上交，道衙街房管所拿舅舅当大头。无奈舅舅死活不

点头。所办事员来找我了，那时我正年轻，革命热情主宰了我每一个神经细胞。我便拍着胸脯去找舅舅说了几屋子的革命道理。不知是我的真情感动了他，还是别的原因，三天后舅舅便把防火墙以外的大厅、花厅、膳房交房管所去安排了。不久玩具厂便包围了舅舅的“城下”，任意改造旧宅，扩建车间，成了今天难以想象的那副样子。那次在马路上和毕成龙邂逅，听说他在这家工厂，便叙说过这段因缘。

毕成龙笑道：“我知道。我知道才来求你的！你为了这事不敢见你舅舅。可这次，我绞尽脑汁，关键还在你身上。你一出面，不仅我们这道难题解了，你也改变了居住条件！”

我笑道：“你又在故弄玄虚了。”

“我没闲功夫开玩笑！”他正色道，“我们是老同学，老朋友，我把我的底牌亮给你。我们想造职工宿舍，市区地皮紧张的行情，你比我清楚。我们如果在舅舅那块地皮上造一幢宿舍大楼，起码给你一个套间，你两个表兄弟住房，旱墨浪汤<sup>①</sup>都解决了，他们不要房子要钱，也好商量。我们有钱！”

我的心给他说明白了，说动了。

他仰起脑袋，环视我们这两间老式公寓的前楼，从发了黄的天花板到油漆斑驳的板壁。然后说道：“你们这住房条件，真该改变改变了。我还比你象样子一点哩！”

他的朗声分析，把我妈、我的妻子都吸引过来了。我妈摇着瘦瘦的脑袋说道：

“照你想的倒好。可我那兄弟不会点头的。前些日子我去看过我弟媳妇，说他近来迷在听雨楼上了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沪语，全部的意思。由广东话演变而来的词汇之一。

毕成龙笑道：“难道还想搞他的古建筑研究吗？退休都有十年年头了。要有啥名堂的话，十年之前就搞出来了。”

我妈的瘦脑袋摇得越发干脆了，连声说道：“你不知道我兄弟！你不知道我兄弟！他那屋里的一根草都不准别人碰的呀！听我弟媳妇说，这一阵越发古怪了，他把那道门坎里面的每块破瓦片都当成了宝！”

毕成龙急忙接口说：“话倒是真的。如今道衙街一带都在说，你舅舅家围墙里面埋藏着很多金银财宝！”

我一怔，暗想那挖宝藏的盗贼真不是凭空来的！但我故作镇静，说道：“胡扯瞎吹！”

“一点不假！你没听见吗？说得有眉有眼的！你听见了，一定也会相信的。”

我故意说：“你说给我听听！”

“伯母嫂子都在这里，我是不是瞎说，一听便明白的。”毕成龙说道，“高家祖上是不是生意做得很大？听说飘洋船靠近上海港的时候，珍珠是用箩筐装的！高家在上海开了船号，花糖号，丝茶号，木行，银楼，钱庄，市面大得都用这样一句话形容：‘外滩兜转里滩通’！后来一个姓杨的翻译抽去部分资金，在南京路上做地产生意，还资助过华尔的洋枪队，镇压过太平天国！有这些事吧？”

他把我们一家问得面面相觑，以致有些恐惧了。

我妻子不禁问道：“你从哪里了解到的？”

毕成龙不慌不忙地答道：

“盯着你舅舅这幢听雨楼的人，可不是一个两个。有人还特地到道衙街去找一些老人查问呢。你们知道吧，道衙街旁边有巡道街，警厅街，来上海当巡警的多是天津人。好几个都是我们

的老乡亲。这些人谈起古来是一只鼎了。知道底细的人真不少。弄得听雨楼进进出出的都有人注意。里面一声咳嗽，便会叫墙外几十双耳朵竖起来。都想看你舅舅怎样挖出一堆金元宝来。——你倒说说，我刚说你们舅舅家的事，到底对不对？”

我依旧不作正面回答，就说：“照你说的，真有金银财宝的话，‘文化大革命’那阵抄家、查金银时，早就抄查去了。”

他笑道：“那些造反派，全是你舅舅单位来的脓包！盯着门楣上那些砖刻，哪能抄到真家伙？！真家伙是埋在别的地方的！恐怕连你舅舅都不很清楚。他只知道有，却不知道在啥地方。”

“根据是什么？”

“有两个。一个，是他在寻找‘听雨楼’那块匾！”

我小时见过那块匾，颜体，很有功力。“文革”里给查封，到落实政策时，匾额不见了。据说办展览会时摘下当桌面的，第二天便不翼而飞。都说富贵人家的珍宝是藏在匾额里的，因为子孙败落，卖掉住宅时，室内装饰中有一件东西必须带了走的，这便是号着堂名的匾额，表示卖屋不卖堂的意思。我又被他说了心，只是笑着说：“那么小的一块匾额，放得下多少传家珍宝！”

他说道：“你又傻了。匾额里放的是图纸，金银财宝埋藏在哪儿，全画在上头！”

“啊。”我不再争论。“还有一件。”

“你表弟想去美国留学，堂叔在美国纽约，可不肯为他付保证金。据说因为你舅父独吞了听雨楼里的珠宝！这事可真？”

我知道表弟想去留美，舅父态度如何却不很明白。如今都被他们有板有眼地编进同一支曲调里去了。摇头道：“我不清楚。我说过，我同舅舅很少往来，表兄弟也少见面。”

“哦，还有一个根据。”他忽然想起，“这也是巡警街上的老人说起的。法国人在外滩筑马路时，拆掉小东门许多店家。其中有一处是高家的丝茶号，后面兼住宅。好多人看见在后进的台门阶沿下，起走了两只大坛坛里，装的全是金元宝！伯母是不是听祖上说起过？这是过去有钱人家给子孙们防天灾人祸的老法子。因为那时没有银行，钱庄信用还没有建立起来。所以有些富户，一旦遭了回禄<sup>①</sup>，烟火刚灭，原来的屋基上便造起新房子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就叫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’！”

我给说得没话可以回驳，看看妈妈和爱人，也是一副不由不信的样子，眉间还隐含着几丝惶惑不安。便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越说越象了，我倒问你，你信不信？”

他耸耸肩膀，苦笑道：“要说我信，那今晚我上门来求你不是为了我们厂造职工宿舍，倒成了串通你去抢高家的埋藏了。要说不信，你们也不会朝我点头。”便朝着我们一家嘻嘻地直笑，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爱人老老实实在地追问：“你到底怎么看？说吧！”

他说：“我说防火墙外面是不会有的，要埋埋在里面那两进的某个地方。我们好多人都是这样议论的，所以请你去对舅舅说。要是真给我们造房子，我们是义务给他挖掘一遍，有所发现如数归还。我们可以签订合同！”

我笑了，直摇头，说：

“我舅舅不会同意的。我也说服不了他。还是另外去找块地皮吧，别耽误了你们那五百多名职工的住房建设！”

他露出副哭不哭笑不笑的神色，手指着我的鼻尖尖，眼望着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回禄”是司火之神，因此一般把遭了火灾，讳称为遭回禄。



我妈她们，半说半骂道：

“你看你看，他就是这么不乐开<sup>①</sup>！这对你我都有好处可得的事，可他就是这样不肯转弯。伯母，嫂子，你们说该不该骂？！”

我爱人笑着说：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‘三代不出舅家风’，他的脾气很象娘舅！让我们商量商量，再去舅舅家摸摸底，就给你回音，你说呢？”

他连声说“好”，便有起身告辞的意思。我心里却哽着块冷饭团一般，觉得关于听雨楼的种种传说，如果任其流行，会给他老夫妻招来祸祟的。便恳切地说道：

“成龙，事情可以商量，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和工人们做点工作。我舅舅家没有啥财宝，他只不过拿古建筑自娱。年纪大了，一入迷，会做出许多反常举止来的。”

“好好！”他随口答应着，笑了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便在“伯母”、“嫂子”、“秋秋”甜甜的呼叫声里告辞了。他这笑，留在我心里的含意极为丰富，一似把人间所有埋藏在心底的隐秘，把所有难以实现的人生痴迷，包括我和舅舅这类书呆子式的迂腐，“一塌刮子”<sup>②</sup>算了个够！

“他们把舅舅家底查问得这么多，这么具体，都是真的吗？”我爱人问我妈妈。房门已关紧了，她还把声音放得轻幽幽的。“妈，妈！”

妈从愣怔中回过神来，答道：

“是真的。”声音照样是轻幽幽的。“全是真的。”

---

① 不乐开：沪语，不爽气、不干乾、不上路之意。是由否定字词“不”加英语“OK”演化而来的词语。

② 沪语，全部的意思，与“罕墨浪汤”同义。